

萧

军

第三代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第 三 代

萧 军

上

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983年·哈尔滨

责任编辑：龚大章

封面设计：王希弟

第 三 代

(上 册)

萧 军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5 10/16·插页 4·字数 367,000

1983年 2月第1版

1983年 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78,9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59

定价：1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第三代》是著名老作家萧军在三、四十年代撰写的，是继他的代表作《八月的乡村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以二十世纪初叶旧军阀统治的东北为背景，描写贫苦农民受地主的欺骗、剥削、压迫，以及彼此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；描写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当胡子，以及这支胡子队伍的真实生活经历；描写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的悲惨遭遇，以及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学生运动面前的欢快情绪。

作品着力刻画井泉龙、林青、汪大辫子、翠屏、刘元、林四姑娘、大环子、焦本荣、田家梅、石竹青、高天青等贫苦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，深刻揭露了杨洛中、杨承恩、杨承德、金英、段巡长、徐连长等人凶残、暴虐、奸诈、愚蠢的丑恶嘴脸。胡子头海交、半截塔，以及英国女教徒卜教师、沙俄没落贵族赫列斯达可夫、日本浪人天野太郎等的种种表现，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明朗的地方色彩，故事情节曲折，人物性格鲜明，语言文字反映了作者当年的写作特色。

目次

上册

第一部

一	冬夜的驼铃	3
二	凌河村的人民	5
三	“生儿莫喜欢”	17
四	沫一般的谣言	31
五	刘元	38
六	“上马容易下马难”	43
七	海交	47
八	翠屏	54
九	杨半城	62
一〇	火场上	68
一一	杨洛中	74
一二	葬	86
一三	一个早晨	98
一四	井泉龙	102

第二部

一五	三人	115
一六	马	131
一七	去掏杨洛中的窝	141

一八	哑巴儿子	151
一九	宣 誓	163
二〇	守 望	179
二一	“给我寻一把刀”	189
二二	逼上羊角山	205
二三	“给我打死他!”	218

第 三 部

二四	汪大辫子被释放了	227
二五	林 荣	239
二六	音乐的夜	255
二七	宋七月和宋八月	272
二八	寻 妻	302
二九	羊角山	322
三〇	下 山	338

第 四 部

三一	杨洛中准备办寿	367
三二	家族之夜	387
三三	汪大辫子去城市	413
三四	寿 日	448
三五	井泉龙被捕	485

第一部

——冬夜的驼铃

驼铃：叮……吟……当……唧……夹杂在狗们癫狂了似的吠叫声中，由远而近既温和又端庄地响着。车夫们故意抽响着鞭子，尖声不甚必要地吼叫，骂着各样粗野的言语；呼唤着牲口们各种古怪的名字和绰号，似乎企图想裂碎这夜的安宁，使村庄里睡得正温暖、正香甜的人们清醒一些。

从什么地方呢，第一次的鸡鸣声飘过来，那象从辽阔的海洋的那岸，还是无止尽的森林的深处徐徐响起来的银笛——声音狭窄而悠长；接着，所有的村庄，就全被这声音鱼钩似的贯串起来了。

“呸！贱骨头们……全让鬼抓去吧！……”

等到一切的声音不再那样喧嚣了以后，祖母才向着这声音消逝的方向骂了一句，而后她又开始了从这个屋角到相对的那个屋角来回地踱走起来；如果地上摆设着的什么家具有时障碍了她，她也要站在它们的面前，象对着一个人似的，磨动着秃秃的牙床，鸟雀似的侧转着头；

“全应该烧掉呀！……为什么不烧掉呀？贱东西们！”

她在寻找谁呢？眼睛鹞似的翱翔着；又似乎在等待着这些废物们对她这诅骂会有什么回答。——屋子里只有她自己的影子活动地随伴着她；回答她的只有她自己的呼吸。

“嗯！嗯！……”

她哼哼着无选择地颓然地坐进了一只椅子的怀里。

从对面的房里，才沉断下去不久的女人的呻叫，又开始接续起来了。它起始是微弱的，断续的，象被困制在多重岩石的缝际委屈廻环泻流出来的泉水似的；接着，这声音尖锐得相同电线柱上金属的裸线过度被暴风吹绞着那样，尖锐地响起来了。

“生一个孩子……要这样艰难吗？”不再忍耐了，她来到窗下，厉声地问着：

“怎样了呀，这样叫？整个的村庄全要叫翻转了，究竟是怎样了呀？究竟……”

屋里面嘈杂和呻唤的声音听得出勉强断落了一个瞬间，回答的却不是呻叫的本人，是林老太。

“怎样了呀？你问过一百遍……这是生孩子呀！……又不是鸡下蛋……为什么你这样性急呀？你生孩子许象吐口痰那样容易吗？我算没见过你这样的人！……”

祖母困惑了，手抓紧着窗台的边沿支持着身子，她为了表示愤怒照例是空空地切动着自己的秃牙床。接着，屋子里却又是一阵骚乱：“抱住她的腰呀！……不许躺下，不许……”接着就是一声奇拔的尖叫……她——祖母——忘了呼吸，她要沿着窗台的墙壁萎落下来了，周身起着近似癫狂的颤抖：

“让他是个男孩呀！……让他是个大命的人物吧！让他……”

她向天空祈祷着，嘴在开开阖阖，却听不到她的声音。——天空的星们，杂乱地闪动着不安定的光芒；月亮残破地照耀在天西。

婴儿洪亮的啼声听到了，——从远方又银笛似的飘起了第二遍的鸡鸣声。

二 凌河村的人民

冬天，凌河村的农民们，如果遇到天气晴好，再没多大的风，全喜欢从自己的家里活动出来闲走在街上，或是聚集在谁家院墙的前面，在有太阳光最多的地方，蹲下身子；也许把背脊倚靠了墙壁，手交叉地藏袖筒里，消遣地睡着口水，发挥着各种奇妙的意见，讲谈着各样的事情。如果大家伙同意了一件值得笑的故事，便各自放纵地大笑一场。

这个村庄，没有酒馆，也没有吃茶的地方，这里的人们不大喜欢吃茶，也不大喜欢吃烧酒。除开赌博和打猎以外，在冬天，人们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发生一点值得谈论的谣言，即或是为了这谣言而发生一两场决斗，也觉得是分内的勾当，这总是比一条冬眠的虫似的常僵卧着要有趣味些。

为了距离城市太远的缘故，城市里已经成了古旧的故事，在这村庄里，却还照常被人们珍奇地嚼咽着，反刍着，必须要等到另一件较新的事发生才能够替代了它。

“杨家的小寡妇……生了一个崽！这叫做‘遗腹子’呀！哼！他妈的‘私生子’！”朱三麻子抹着鼻子，眼睛细成一条缝，说话并不固定地看着人，他常是悠然地看一看天，或者是向远方连绵的山峰打着超视。

“是个公(男)的吗？”这是汪大辫子。

这人虽然有着过大的头和过大的眼睛，而辫子却是特殊的苗细，相同一条瘦猫的尾巴，毛茸茸地贴挂在脊背后面。他的鼻孔

朝天，鼻头相同半片圆肉球，没有根源地平贴在那宽阔的脸幅上。他从来不喜欢谁的话白白浪费在空气里而得不到回答。

“杨家有那样德行哪！……”杨五爷只要一听到无论有谁提到关于杨氏族中什么事，他总是耳朵尖起来，如今他更接近一点捱近汪大辫子，从衣襟上把佩悬着的银胡梳，拿在手里，细致而经意地开始梳理着自己那白色的菱角式的胡鬚。——他身上那羊皮的大坎肩更显得破败了，布面子被磨破的地方显露出羊皮的光板，已经发了黑色，还有点闪光……。可是在人的眼睛里，他的胡子却总是那样特殊地整齐，好象从来没有一根曾经错乱过自己原来的位置。他接着说：“……我说的满不算……让你们说，这不得德行……得什么？我们的二奶奶……娘家是什么样的根源？……”

杨五爷总喜欢述说别人的根源，更是关于杨春二奶奶的根源。这是一位专喜欢讲别人的高贵来增加自己光辉的人。

“好德行！根源好……就能生好子弟？……狼、狐狸……可全是……全是什么种生什么崽……差不了……人……哼！谁知道人？”汪大辫子用他的惯于说俏皮话和专喜欢同别人抬杠的哑嗓子，固执地回答着。说话的时候，他还总要把原本就很惹人眼睛的大额头，象是故意挺露向前面，一只要准备决斗的公牛似的，毫不转动地瞪起那大眼睛——眼尾有点斜上。

杨五爷从他的面前退开了一步，加紧撚弄着另一只手里的珠串说：

“大辫子……你怎么什么事全喜欢和人不一样哪？……年轻的人……应该学随和一点……才有出息！……”

风把杨五爷的胡鬚摆乱了，他急忙又掏出了已经揣进怀里的银胡梳：“……真的……年轻的人，是应该得和气点……比方你爹就不这样……”

还不等杨五爷把话交代完，汪大辫子从背后把辫子一手撝过

来安置在胸前说：“我爹是我爹……我不是我吗？……你能够说一只狐狸是一只兔子吗？……早先是大清国，有皇上……现在还改了大总统哪！……”

“我的话……不过是这样说一说……听不听由你！……”杨五爷从汪大辫子的身边离开了，又接近了宋七月，“你说是不是？……要孩子好……总得有好根源……根源不好……就不能有发达的指望……”

宋七月半同意地点一点他的秃头，并没有言语。从围聚着朱三麻子和汪大辫子的人群却腾起了一阵轰笑，人们的眼线也全向杨五爷这面集中过来。其余的人们也开始遭了引诱，从自己原来立着，或是蹲的地方，虫似的蠕动过来，脸上作着要笑的准备，尖起了耳朵。从什么地方呢，滚转出来一团孩子，吵叫，忙乱，企图要从人和人的缝隙中钻到更前面。

“妈的——乱钻什么呀？”

孩子们捱了大人的耳光，并不灰心，吐一吐舌头，再开始寻找第二条路……最终在这人环的第一排的便全是孩子们。被围绕着的朱三麻子脸上的天花斑正发散着光辉：

“……城里大街上点的灯……全不用人点……一到天黑……它自己就会亮啦……也不用添油……你说他妈的神不神？那些个灯……全象茄子似的倒挂着……火车也不用马拉……它就会跑……要站住就站住……也不用人吆喝……”

“这不能信呀……这全是洋鬼子的玩意儿……不能信……”一个曾参加过“义和团”的老英雄井泉龙伸一伸拳头截断了朱三麻子的话头，“不能信呀……洋鬼子挖了我国人的心……我亲眼见过……拘了我国人的魂灵……逼着他们点灯，推车……我的肉眼看不见……哼！若有我们底祖师爷……一看就知道了……看吧，洋鬼子一天比一天多了，……我们的心就要被挖净了……还要把魂

灵成车成车地运到外国去啦！……替他们推车，点灯——去，去，小孩子不要听这些，……你们这些小崽子们的心，……将来全得教鬼子挖净了呀！……全得……”

他开始驱逐着小孩子了，他又好象回复了几多年前，头上缠着红布……向洋鬼子们开战时候的英雄。——眼睛圆起来抖擞着银白的胡鬚……。

“洋鬼子进过北京城？……这些驱使魂灵的方法……全是从我国的国库里偷去的呀！……三国上诸葛亮的三卷天书……姜子牙的杏黄旗，……还有，……全落在鬼子的手里了。还有……”

井泉龙为的要想寻找证明，用眼睛在这人环内外旋动着，为的要向人表示自己强壮，一只手捋着那时时要飘动起来的白胡鬚，一只手的大拇指还翘起来。

“杨五爷……”他在人群中终于寻到了胡子和他差不多白的老伙计，“杨五爷他见过……你们这些黄嘴丫还没退尽的孩子们……妈妈怕还没生你们哪！……你们问一问杨五爷……他见过……我们那时候……哈哈……他们族中的……二奶奶，若不是为了年头乱……能嫁到这儿来吗？现在怎么？听说也生了孙子了？……人真是……噯噯，这些小东西们……生得该多么快呀？一转眼……全象雨后蘑菇似的……就冒出土来——”

“你是蘑菇……你是老蘑菇……”孩子们喧叫着，笑着，向井泉龙钻过来，要拔他的胡鬚。青年和壮年一点的嚷叫着助威：“拔他的胡子……叫他请黄天霸下来，……不——请张飞……哇呀呀地叫……——不，要猪八戒，呀，——还是孙悟空呀……”

井泉龙扭着每个孩子的耳朵把他们扯开去，可是孩子们是潮浪一般的无止息，推开又回来，……还在不断地加增着新的……老英雄终于遭了围困。

朱三麻子为了这老头打断他的故事，以致他被遭了遗忘，要

报复，他比孩子们几乎叫得更尖锐：

“小家伙们……不要退……上呀……上呀……扭他的胡子……要他装孙悟空给我们耍一套‘金箍棒’……”

杨五爷知礼地，一面摆着手调解；一面还是小心地梳理着自己的胡子。可是他这调解毫没有什么用处，连自己全象一粒沙似的，被这潮浪戏弄似的推移着了……他叫：“这对老年人是不成样子的呀！……这……”

“小蘑菇们……不要闹了……林老头给你们来拉胡琴啦！……老林——”

井泉龙向林青和杨三来的方向招着手叫着：“老林……救一救吧！……老英雄受困了——”

老林青的样子似乎并没听到这声音，胡琴挟在一条臂下；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些冬天的干菜蔬，一只装满了酒的酒瓶，还有一只活公鸡。他和杨三前后地行走着，他们好象各自在思索着什么；林青的头有点发软地勾垂到胸前，脚步也近乎有一点空茫，这不是他平常的样子。杨三却还没什么改变——昂起着尖锐的小鹰鼻，身子一条柱似的挺直着，胸脯凸出，总象一只要寻找决斗似的小公鸡。

凌河村位置在山脚下一带断崖的上面，崖下面便是凌河。如今河水完全冻结，在太阳下面抖闪着眩惑人眼的光芒。每处山阴遗下来的积雪，看不出变更；山头 and 河滩全是光秃秃地再也看不到了那夏天绿绿的茸毛。自从凌河哑了它的骚鸣，整个的凌河村就变得孤独和落寞，真是成了一条冬眠的虫。

——啊，这又算是一代！

老林青看一看苗长的、标挺地走近他身边的杨三，想到了女儿这新生的孩子，不能自制地就滑想到自己的儿时，轻轻地发了一声喟叹。他熟悉这所有的山头和河流：那儿座山头是他所常常

爬走的；那几段河流在夏天是他和一些牧羊的同伴们洗澡和洗羊的地方……坐在山坡光平的石头上，他拉着胡琴，同伴们唱着山歌，山谷起着酬答。……那几块田地是他所耕耘过的；那里的水草茂盛，那里的林子容易藏着熊和狼，那里的……。这全和昨天相似啊！他熟悉这凌河村，相同熟悉他的胡琴上的每条琴弦。

——真是和昨天一样啊！

他轻轻地用那挟着胡琴的一只小手撚转着胡子的尖梢，起始一种温和的陶醉，柔软的生了绒毛的小虫似的感情轻轻地贯穿着他的每颗心孔隙，久了，人不能忍受，他要笑，终于咯咯的笑出了声音。

“你总是这样乐！”杨三一半是叹息，一半在赞成着林青的笑，侧过脸来对着这老人那被冻得发了红的小尖鼻子微笑着说。

“唔……这里堆这些人哪……”林青惊讶地望向那人群。

“林青——救一救呀——”他——林青——看见井泉龙被孩子们围困在核心，也注意到了井泉龙那呼救的叫声。——他又乐了。

“老林头——”

“‘乐不够’——”

“‘胡椒粒’——”

老林青的绰号象天上的星那般多，孩子们，小伙子，和他年纪相仿的伙伴们……总是按着自己所喜欢的，或者是自己所发明的来叫他。人接待他总是相同接待春天；他对于人是一颗磨刀的石头，只要接近他，无论是覆盖得怎么厚和坚牢的泥锈，他总会使这铁放出它应该有的亮和光。

“到那里去呀？到女儿家里？”

“到女儿家里去，你们不去吗？看看我的外甥……喂！老家伙……你怎么惹起他们？”

井泉龙已经被孩子们拖倒了……。

“把你的酒……就在这里喝了吧？……”当人们开始拥过来，孩子们才放了井泉龙，开始在老林青的手里来寻找可以吃的东西；有的开始拔着公鸡的翎毛。

“这哪成呀？”林青旋转身子躲闪着，孩子们也跟着旋转，“活着就拔毛？”公鸡嘎叫着，老林青的小尖鼻子变得更红，更尖锐，“小东西们……不能这样作呀！这样……我的胡琴要被你们挤碎了！……”

“拉胡琴——”孩子们这简直是在命令，“让他给我们拉一段胡琴……放他走……”

壮年人分别地约束住了孩子们，把老林青安坐在人家门边一块石头上，别人替他抱了公鸡，拿了菜蔬，接了酒瓶……老林青先悠长地叹息了一口，四外看了看围着他的长短不等的人群：——孩子们贪吃似地张着嘴；大人们却静穆地把眼线集中向他正在调整着琴弦的手，如果有谁偶然破坏这统一，人们的眼睛便会残酷地集中到他，或者是咳着恶意的嗽声。

琴音象似慑服了这个村庄和人群，孩子们沿着嘴角流着涎水，大人们慢慢地温柔地闭上了眼睛……。

老林青的头勾垂着，他把整部的灵魂和呼吸全搅荡在这琴声里。这拉的应该不是胡琴，发出的声音不是胡琴的声音：拉的是他自己的每条神经纤维，是他的每条神经纤维在震响。……公鸡在别人的怀抱中安稳地阖闭了眼睛，它不知道在这琴声終了的时候，便是自己生命终结的开始。

“老伯……够了吧？应该去看一看生产的人——”

这是谁呢？人全被这声音激怒了，但胡琴的声音却还没有终止下来。

“滚开……把你扔下崖子去……填冰窟——”